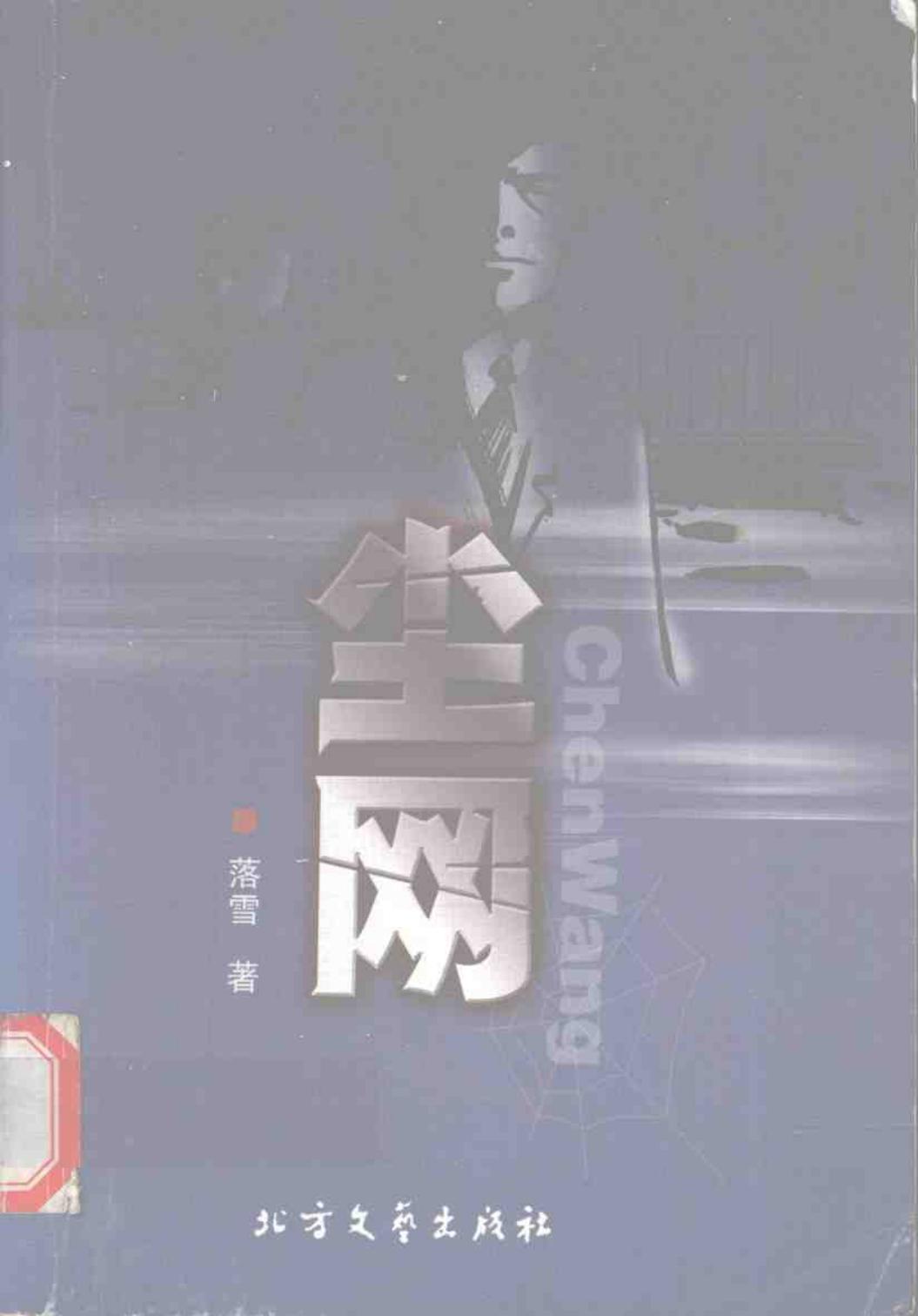




落雪 著

坐网

ChenWang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尘网

■ 落雪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尘网 / 落雪 著. —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

2004. 9

ISBN 7-5317-1687-9

I. 尘… II. 落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83983 号

尘 网

Chen Wang

作 者 / 落 雪

责任编辑 / 李相玲

封面设计 / 叶 方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20
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东北林业大学印刷厂

开 本 /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 / 11.125

字 数 / 260 千

版 次 / 2004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22.80 元

书 号 / ISBN 7-5317-1687-9/1·1597

卓睿自一年前到音乐学院点卯报了夜大，几乎便单恋上了萨克斯，若不是半年前那场典礼大会，老朋友们都以为他会和萨克斯长相厮守呢，今晚的 party 舞会虽是为莹莹庆祝的，但在醉人的舞池里，他疯狂得似乎是自己长了一岁，而不是莹莹小姐。一首《祝你生日快乐》刚刚吹毕，紧接着便是他扬言自编自导的美国萨克斯金曲。

“卓睿，你疯够了没有？”允轩放下酒杯，两手食指分别塞住耳朵，吼道，“我的耳膜都被你震坏了！”卓睿拿眼望了望，作了一个“媚”姿，滑稽得直令莹莹笑得肚痛，然后依然故我地吹他的萨克斯金曲。允轩无奈地仰目悲怜：“莹莹，这场无休止的侵权战争，还是您出面解决吧，拜托！”莹莹闻言嫣然一笑，戏谑道：“怎么？我们的允轩小姐也有告饶的时候？看来卓少爷的精力投资很见成效呀！”

允轩可不肯示弱：“莹莹，你可不要忘了，你的生死大权还握在我的手上，只要我告诉小飞哥，我们的莹莹小姐已暗恋了他很久……”

“允轩你……”莹莹一时间脸红得有些烧，但随即鼻子有些酸酸的，天知道今晚的生日 party 她逃掉了多少人：爹爹、妈咪、那些要好的朋友，她只想和阿飞在一起，什么都不要，只想他对自己说一句“happy birthday！”可是现在已十点两刻，仍不见阿飞的踪影，他甚至连一个电话都不肯打。她知道阿睿是怕自己心情不好才又疯又闹的，如果阿飞能像阿睿一样体谅她，哪怕只有阿睿的十分之一，她也会心满意足的。

“对不起，莹莹！”允轩没有料到自己又犯了老毛病，为了争口舌之利触及了她的心痛。莹莹是细腻的女孩子，好感伤，不像自己天塌下来就当掉下来一粒蚕豆，生来就不知痛是什么滋味。因而有些悔意地走向她，绕在她的身后，故作忧伤地道：“莹莹，要是和我相比，你还不够痛，因为我已暗恋小飞哥

十八年了，几乎在我出生的那一天，便爱上了他。我不准他和别的女孩子玩，只允许他宠我自己，可是他却甩了我和你玩……”谁料允轩还没有伤情完毕，莹莹早已笑得泪都流了出来：“小轩，拜托！你可不要故作惨痛了，你看我们的阿睿好像十八年前便失恋了。”

霁飞原以为这次下山，一定会在落日前赶回。谁料到了山里，老教授采药还没有回来，他只好将车停在老松树旁。无论如何他要把这最后一个疗程的中药带回去。赵伯近日情况大好，说明老教授配的中草药对赵伯的重咳是很有疗效的。谁知老教授竟迟迟不归，很晚才背着药篓回来。

霁飞驾着车沿着崎岖的山路，不断地回味着老教授的话：“年轻人，你怎么忍心让你的伯伯病得这么严重才来看医生？不是老朽唬你，这次若不是给他带到山上来，他的寿命恐怕只能维持三个月。”

霁飞伸手拿起放在挡玻下的四包中草药，视若至宝地放在鼻翼下嗅了嗅：“这下好了，赵伯只要再吃完这四包药便无事了。”

想起赵伯也真是的，已近七十岁的人了，又多病，每天还要挂念自己早出晚归的。他透过车窗望望天边的月色，一切都笼在烟雾之中，暗暗的，像是要下雨。不好，他有些惊，倘使下起雨来，可不是他的驾驶技术能够开下山的，想到这些，他不禁加大了油门，向山下冲去。还好，当小车风驰电掣地直趋市郊时，大雨才劈里啪啦地敲在机盖上。

东京的夜真的很迷人，尤其是这样的雨夜，真让人神清气爽！在单家，他可真的是被宠坏了。爹爹、妈咪从不肯让他一人开夜车，无论去哪里都让田风陪着，他弄不懂，自己长大了，已经是财经大学四年级的学生，不再是小孩子，何以放心轩妹

一人出去而不放心自己？“唉！”他摇首长叹了一口气，减慢了车速，滑向单家公寓的大门。

“是小少爷吗？”老张提着手电筒向大门外晃了晃。

“张伯，是我。”霁飞摇下车窗，探出头，小心翼翼地道：“爹爹回来了吗？”老张边打开大门边道：“老爷已从公司回来很久了，没有寻到你很生气。”

“那你有没有对爹爹说我去了哪里？”霁飞有些担心。

“老奴说小少爷去给莹莹小姐过生日了。”

“哎呀！”霁飞停下车，用力地拍了一下脑袋，“糟糕！我把莹莹的生日 party 给忘了。阿睿他们一定在大骂我失约，不守信用。”自己怎会有这样的记性？总会把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忘掉，他借着车灯望了一下腕上的手表，已是午夜 11 时，看样子，明天又是一顿负荆请罪，少不了再补庆一个生日舞会，他伸手提起四包中草药，略感安慰地锁上车门，刚要转身，不料一阵沉沉的声音响于身后：“你去哪里了？”

“爹爹！”霁飞直惊得脚底冒凉气，战战兢兢地回转身，恐慌地将四包药紧紧地藏在身后，“爹爹，我，莹莹今天过生日，我……”

单玉庭紧了紧睡衣的带子，斜眼望了一下沾满泥巴的车：“怎么？过生日过到山上去了？”

“爹爹，我，”霁飞急得面红耳赤，语结道，“舞会结束后，莹莹说好久也没有去山上玩了，所以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单玉庭声音不高不低，但却有些咄咄逼人。

“爹爹！”霁飞的脸由红变白，他可没有见过这种阵势，无论是爹爹还是妈咪和他说话的口吻都充满了慈爱，一时间他的舌头都有些打结，“不、不是！是……”

“那还不拿来！”

“不，爹爹！”霁飞求饶地走至近前，“赵伯他、他近日身体

好差,我只是顺便给他买了点药。”

“你,”单玉庭沉喝一声,面现不快,伸手夺过他手上的四个黄纸包,“老赵不用你操心,你只要照顾好自己,不要妈咪担心就好啦!”

“爹爹——”

“好啦!好啦!”单玉庭不耐烦地挥了挥手,“还不快些冲个热水澡,你是不是想让全家人为你操碎心?”

霁飞无奈地僵愣在那儿。此时单家公寓百灯齐明。接二连三的人:小翠、老李、单太太,后面还跑过来一个手抚前胸,年近七旬的老赵,“小,小少爷,你,你怎么啦?”

“赵伯,”霁飞跑至近前说,“我没怎么的,只是睡不着,在花园内走走,您还有病……”

“小飞,”单玉庭有些气怒,“你有没有听到我让你去冲热水澡?”

“爹爹!”

“还不快去!”

“是!”霁飞只好缩回手,唯唯诺诺地向公寓走去。

“什么事呀?惊动了我家两幢公寓。”一位雍容华贵、身着粉红色睡袍的妇人有些夸张地望了望单家的主仆,最后目光落在霁飞的身上。

“大姐。”单太太略有歉意地道,“是小飞有些着凉了。”

“我说呢,原来是我们小少爷呀,”葛程秀紧走几步,伸手贴向他的额,“怎么这么烫,用不用姨妈叫一下高医生?”

“姨妈,不必麻烦了,我只是偶然一感风寒,真对不起,惊动了您。”霁飞难耐地说着,对众人如此的“无微不至”有些透不过气来。

单太太望了望众人,“小少爷既然无事,我看大家还是回去吧,夜已深。”回身转向霁飞面现轻怪道,“小飞,以后不要粗

心了。”

霁飞只好唯唯称是，众人才肯离去。望着众人相继离开，他苦笑着耸了耸肩，才走向自己的下榻处。

事实上，这个下榻处也就是他的假期暂居所，只有寒暑假他才肯住在这里。平日里都在他的书苑——漪园别墅。下榻处在三楼，和大姨妈是上下邻居。他可不想再招惹是非，蹑手蹑脚地穿过客厅，然后几乎是屏着呼吸上了三楼。谁料还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突然又想起了老赵，不知怎么的？老赵那微弱弱的目光总是让他感到慈爱、可亲！每次回来都想跑向那座小偏楼和他聊聊天，问及他还有药否。真不明白，爹爹那么和善、慈祥，何以不肯让他接近老赵？说什么他是小少爷，单家的小少爷无论在哪儿，甚至整个东京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怎能随随便便和下人们在一起？可是，他真的很可怜老赵，每次都坐在那座小偏楼中，两眼凄迷，独对一处，偶尔还要发出一声叹息。毕竟他年纪老迈，又身体多病，整个公寓上上下下都不愿和他对坐，几年前他还有两个话友，如今只有他一个身影，孤单单的，说不尽的凄凉。一想起这些他的鼻子便酸酸的。

“不行，我得向爹爹要那四包药。明天便复校了，想要出去会更难。”想罢向楼下走去，刚走到楼下，一阵细微的谈话声发自姨妈的房间。“怎么？这么晚了姨妈还不肯睡？噢！一定是轩妹撒娇向姨妈讨要东西；要么就是云哥在向姨妈讲他的女朋友。”他摇首轻笑，“两个都是贪心不足！”他自语着欲踏步离去。不料姨妈的话却令他万分惊愕。“你爹爹一向用人谨慎，惟人至贤，怎会突然决定让他这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做经理，自己闲散惯了，在外面做点杂事还马马虎虎，怎能担起如此要职？何况他学业未毕。”

“妈咪你说的是真的吗？”

“怎么不是，明天你爹爹开董事会就让小飞接任公司总经理。”

“凭什么？爹爹也太偏向了，放着一个管理系毕业的儿子不用，竟让一个三岁孩童都不如的他接任总经理，明天我非和爹爹理论不可。”

葛程秀直惊得面色大变：“小云，你可不要胡来呀，万一惹恼了爹爹，他把副董的位子让于小飞，那可就没有回转的余地了。”

“妈咪——”霁云有些不耐烦了，“我已毕业一年多了，可也只是‘威海公司’的小小副经理，还不是他妈咪勾引了爹爹？一对下流。”

“小云，你，”葛程秀长叹一声，似乎带着太多的无可奈何，“云儿，你知道什么？你陈姨她长得花容月貌，年轻时你爹爹便被她的美色所倾倒，以至于不顾我的反对把她从台北带回，如今更是情爱甚笃……”她颓然地坐在卧椅上，“你爹爹他爱屋及乌，我们拿什么和小飞争？”

“妈咪，你怎么可以如此的自暴自弃？说什么你也是大夫人。说穿了她也只不过是一个受宠的丫头而已！”

葛程秀凄然地笑了：“可是她这个丫头已受宠二十年，这二十年来，妈咪一直是一个没有魂灵的躯壳，还要撑着大夫人这个虚位。二十年呀！偌大的卧室，富丽堂皇的客厅，只有妈咪一人，一个身影，一个落寞孤悲的身影！这么多年来，你爹爹从不肯轻易来这幢楼过夜，偶尔来一次也是走走形式而已。”

霁云一下子扑到葛程秀的怀中：“妈咪，你不要太伤心，待云儿把单氏机构掌握手中时，一定要把他们母子赶出单家公寓，让他们颠沛流离，为妈咪报此失宠之仇！”

6 “想我们母子可能不会有那一日了，盼你们长大，可是，可

是你爹爹却不宠你，而轩儿却又天真无邪，一派与世无争的面孔，纵然你爹爹喜欢她，也不会帮你什么忙。”

“妈咪，单氏我和小轩三居其二，他一个单霁飞一定会被我搞垮的！”

葛程秀凄然一笑：“明天你爹爹便把经理的位置给他了，他的权势比你大，地位比你高，而你爹爹又那么信赖他，只要他心一动，垄断单氏也只不过是举手投足！你又拿什么击垮他？”

霁云闻言满面惶然，倘若真如妈咪所言，单氏岂不是他霁飞垂手而得？“妈咪——”他的声音都有些焦急和恐惧，愈来愈感到事态严重，本来就恨他人骨，如今更是雪上加霜，“妈咪，我真的，真的不能再容忍了，再忍下去我会疯掉的！每次我看到他在爹爹面前转来转去的那张下流的面孔，我便觉得整个单氏都充满晦气。”

“云儿，”葛程秀轻叹一声，“我又何尝不希望你能优胜于他，收回本来属于你的单氏机构，可是这又谈何容易呀！你爹爹爱他太深……”

“可是妈咪，难道我们就只能任人摆布？明天他可是单氏总经理啦！”霁云有些浮躁，他有些怪妈咪，怎么如此的胆小怕事，一年前那场车祸自己完全可以大做文章的，可是妈咪非要从中作梗，说什么一旦事情败露必无存身之地。如此前怕狼后怕虎几时能重见天日！“妈咪，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难道我们把单氏拱手让给他才行？”

葛程秀望着自己的宝贝儿子，脸上没有一丝愠怒，显然她对儿子的责怪并未在意。

“妈咪、妈咪，你倒是想想法子呀，如此的不言不语真是急死人了！”

“云儿！”葛程秀轻唤一声她的宝贝儿子，内心掠过一丝安



慰,二十年来,她没有白等,终于盼到这一天了,儿子和她一个心意。只要儿子和她一条心,一条战线,挖去她眼中钉、肉中刺,可就是行之必然了。

霁云见妈咪虽不言不语,但唇角却露出难以掩饰的笑意,不禁喜道:“妈咪,你有办法了?”

“阿弥陀佛!”葛程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,垂首轻轻地道,“云儿,事关重大,你附耳上来。”

霁云早已如坐针毡,恨不得一下子将他们母子打进十八层地狱,以泄数年心中之所闷!急急站起贴面而听。“什么?妈咪,这是真的?”

葛程秀轻轻地点头:“这是真的,妈咪一直搁置心中不敢轻言泄露,你不知二十年来,你爹爹被那个小狐狸精搞得极为刚愎,稍有不慎,我们便会被逐出单家公寓。”

霁云不以为然地一笑:“妈咪,我们还用怕吗?二十年来,他们母子之所以有恃无恐,还不是凭着爹爹的宠幸,如今他们备受恩宠的王牌没有啦,还拿什么兴风作浪?”

“云儿,你万不可以掉以轻心,你爹爹毕竟爱了她二十年,何况她苦心孤诣、弃夫别子来到单家岂是无能之辈?”

“妈咪,你放心,纵然那个狐狸精有天大的本事,我也会让她在爹爹面前失宠的,我要让她这个下流货好好品味一下勾引人家有妇之夫的苦果,那种生不如死的味道一定很难受的!”

霁飞直听得双眸发怔,痴呆呆地向后退去。他没有料到如此恭顺慈爱的姨妈竟有如此的嫉心!如此不问世事的大夫人竟是一位隐而不露的伪君子!还有霁云,自己一直尊重的云哥,居然早已恨己入骨,原来一切都是假的!他有一种被人欺骗的感觉,更多的是嘲弄!他想起了田风,那个嫉恶如仇、性情刚烈的田风,他好几次提醒自己要注意大少爷,说他骨子

里并不那么和善,可自己说什么都不信,还责怪他多事,给他骂回了老家。他苦笑了一下,有些觉得自己可怜,更觉得自己好愚蠢。二十年来,自己一直感恩于生活在如此的单家,却未料他们早已恨不得将自己抛尸荒野,只是苦于没有机会!还有,妈咪,他们怎么可以亵渎妈咪?妈咪爱爹爹,爹爹也爱妈咪,他们怎么可以用如此污浊的话来骂妈咪,他伸起手直想推开门告诉他们:妈咪不是那样的,你们不可以玷污妈咪!却没想到,霁云的话声越来越高,最后险些没有把他震得瘫软在地。

“什么?妈咪,原来二十年前您便知道他不是单家的!”

“二十年前妈咪的确怀疑过,因为她在那个小鱼村整整生活了三年,而在这期间不允许你爹爹去一次,你爹爹早已被她搞得晕头转向,哪里会料到她不让他去小渔村的真正原因!可我知道她不肯来单家生下那个小孽种,无非是不想让你爹爹知道她的生产日期。”

“妈咪,你刚才不是说你一直派人追查此事吗,怎么还是让她混淆了日期?”

葛程秀闻言长叹道:“那都是一群无用的东西,得了钱就忘了自己来干什么。我又不敢深究此事,若是让你爹爹知道二十年来我一直在查他,岂能有我们母子立身之地?我只好忍怒耽搁,十几年前我以探望你姑妈为由和你去了台北,谁料萧家早已销声匿迹,直至去年那场车祸,我才确证原来他果然不是单家的骨肉,因为他的血型竟和你爹爹的血型毫无牵连……”

霁飞趑趄地离去,脑中迷乱无度,他还记得一年前那场意外的车祸,爹爹教他开车,谁料刚握紧方向盘,一辆大卡车便直撞过来,一时间自己手忙脚乱,不但没有拐了方向逃开,反而加大了油门直冲过去,以至于爹爹被撞成重伤,失血过多。

可血库内只存有 B 型和 AB 型两种血液,急需之际,姨妈希望自己 and 云哥能够待援,谁知医生验了自己的血后,竟惊得瞪大了眼睛:“令公子不能给单董事长输血。”

“什么?小飞不能给输血,他可是我们单家的小少爷呀!”姨妈敏感地说着,自己当时也好愕然,怎么不能给爹爹输血呢?血型是遗传的,子给父输血是天经地义的。可是医生一语却消去漫天云雾:“真没料到,令公子的身体竟是这般虚弱,生在如此的单家,就像营养不足似的,真令人惊讶!”自己好天真,医生一语便散去了刚刚堆起的浓云,没有去辨析它的是是非非,没有去想那只是医生镇静后的托词。

风,或疾或徐地吹着,吹着那淅淅沥沥的秋雨,时而斜飘,时而竖垂,像疏密不一的巨形大网,将单氏两幢整洁典雅的建筑笼罩在雨幕中。这两幢乳白的建筑煞是壮观,端的是西欧风格!但透过游廊的壁灯由远及近地细望,却有一种东方古典的韵味,尤其是穿过花园直驱楼宇,那条白石玉阶暗雕的银龙,凉亭丛处那尊人工雕塑的百鸟朝凤,更给人一种古典东方的寓意!霁飞推开楼宇的门,踏过白玉阶直向花园走去。

自被单老爷训斥而归,老赵便一直地坐在小偏楼的木槛上,他真的好挂念小少爷,明天便上学了,却又着了凉,自己这儿有好几包药都能医他的病,他盼着小少爷出来,或者小翠,把药拿去。可是左等右等怎么也没给小少爷等出来。他有些失望地站起身欲向屋中走去,却看见一个白白的身影穿过花园凉亭,直奔车库走去。

“小少爷——”他惊喜地喊着,谁知小少爷却犹若未闻。

“小少爷,你要干啥去?”对小少爷如此深夜走向他们单家的“禁库”,他感到有些惊慌和错乱。

那是一辆米灰色的跑车,他最喜爱的,是爹爹和妈咪送给他十九岁的生日礼物。他木然地取出钥匙,捅进,疯狂地向外

奔去，消失在雨夜中。

“小少爷——”老赵重咳着，三步并做二步，焦灼地喊。

“喂！老赵，我家有多少药能把你医好呀？”

老赵心里一惊，急急回首，只见大少爷正满面洋溢笑容。

“大、大少爷，小少爷他……”

“他怎么啦？他不是很好吗？”霁云开心地反问了一句，得意得有些心花怒放，没有料到老天爷这么眷顾、厚爱他！单霁飞，单霁飞竟然不是单家的！那将意味着什么？他仰望了一下夜幕中的穹苍和雨幕中的单家公寓：好大，好阔，即使在黑黑的夜中，他也能感受到它的迷人！那些花、那些草、那些亭台水榭、拱桥回廊一定艳羨妩媚，争先斗姿了吧！

这都将都是他的了，包括这里的一寸土和一丁点空气！

“大、大少爷，”老赵有些嗫嚅，更多的是害怕，在这位大少爷面前，他可是心有余悸的。他怕极了这位大少爷那些稀奇古怪、防不胜防的恶作剧：一会说自己的眼睛掉在鱼池里，非让他拄着拐杖给他打捞；一会说禽院里那两只鸟争夺的食物是他的，自己只好扮作小鸡和它们争夺果腹之物！就这样“池中鱼，笼中鸟”做得他疲惫不堪，人困马乏。更糟的是，他说他那块护心宝石被他偷去，当了夜明珠，还告到老爷、太太那儿去，搞得自己只好扮作贼的模样在单家主子、仆人面前游行示众！小时候还则罢了，可是他老赵怎么也搞不懂，这位单家大少爷长大了怎么也和他过不去？总是找一些损人的事情让他去做，近两年更是变本加厉，自己的左脚便是被他开车轧伤的！只可惜老爷太太只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！整个公寓上上下下的奴才几乎都怕他，也都识时务，知道他嫌自己，看着发烦碍眼，也就一个个离自己十万八千里，倒好像自己患了瘟疫，惟恐惹祸上身，只有田风那孩子敢和他作对，可是、可是却回了老家。还有，还有小少爷对自己好，可他毕竟是单家的小

少爷。老爷、太太是不允许他和奴才们在一起的！他真的好喜欢小少爷，看不了他一点心伤。幸喜，小少爷是老爷最宠的儿子，就连大夫人也不得不另眼相看！他怎么开了那辆车？那辆车是老爷不允许开的，何况那辆车又不是好车，小少爷去年开它险些没有碰着！

“大、大少爷，小少爷把那辆车开了出去！”

单霁云正醉心于自己将来便是单氏公寓的主人，不料这个不知死活的老赵如此的不知好歹！不禁怒道：“老赵，只要管好你分内的事，不要整天小少爷、小少爷的，你是不是嫌自己太丰衣足食了，明天我禀明老爷给你撵出单家，让你沿街乞讨。”

“不，不，大少爷，大少爷千万不要，老奴不好，老奴掌嘴。”老赵直吓得魂飞魄散，一连打了自己好几个耳光。霁云望了望极为厌恶地道：“还不快滚回去！”

“是、是！”老赵一连声应诺地向后退去，一双干枯的眼依然偷偷地望着小车消失的方向。

单霁云喝退了老赵，身子一转向东面公寓跑去，他可不想错过一场好戏。果不其然，刹那间，单家再一次百灯齐明，单玉庭散着睡衣的带子一路跑了出来，大吼着：“谁把那部车子开了出去？”他极为慌张地数点了一下单家老小，最后几乎是神经质地问道：“小飞呢？小少爷呢，我的小飞呢？”

“老、老爷，”小翠急得口齿不清，连滚带爬地跪倒在单玉庭的脚前，“老、老爷，小、小少爷他……”

“小少爷他怎么啦？”陈美奇厉声问道，人已走到她的面前。

“回、回太太，小、小少爷他，他不在卧室！”

“什么？”陈美奇直惊得脸色苍白，“这么深深的夜，小飞开那辆跑车出去干什么？老张呢，你怎么可以让小少爷开那部

车子出去？”

“太、太太，老、老奴刚睡着！”

“姨妈，别担心。”霁云安慰似的走到陈美奇面前，“云儿料想小飞一定想起了什么要紧的事急着出去，而忘了那部车是爹爹禁开的！我现在就去把他追回来。”

陈美奇感激地点了点头：“云儿，你要小心。”

“我会的！”霁云极为驯服地驾起一部黑褐色的车向大门外驶去。

霁霁细雨依然绵绵不停，轻轻的，缥缈如纱，却没有一丝柔意！霁飞驾着车穿过大街小巷，满脑子乱乱的，犹如万马喧嚣一样，而姨妈的话却又像纤纤细针无孔不入地刺进他的脑髓：“十几年前，我以探望你姑妈为由和你去了台北，谁料萧家早已销声匿迹，直至去年那场车祸，我才确定原来他果然不是单家的骨肉，因为他的血型竟和你爹爹的血型毫无牵连……云儿你万不可掉以轻心，你爹爹毕竟爱了她二十年，何况她苦心孤诣、弃夫别子来到单家岂是无能之辈？”

“妈咪，你放心，今非昔比，纵然那个狐狸精有天大的本事，我也会让她在爹爹面前失宠的！我要让她这个下流货好好品味一下勾引人家有妇之夫的苦果。”

“妈咪，怕什么，本来就是嘛，他勾引了人家有妇之夫，难道还不是卑鄙、无耻、下流……”

“不是的，妈咪！这不是真的，妈咪！”他凄苦地吼着，痛楚地将双手插入鬓发。

东京的雨夜真迷人，像梦一样，似真似幻，一辆米灰色的小车肆无忌惮地闯入禁区，直向“艺园”那尊女神撞去。

霁飞醒来时已是七日之后了，他额上的纱布还不曾拆去。

“小飞——”陈美奇轻轻地唤着，爱怜地抚摸着他的额，

“你快睁眼看看妈咪呀，你知道妈咪忍受不了你一点点的受伤，你怎么可以一个人开车在外，你怎么可以伤自己？”她两目痴然地叨念着。自从她的飞儿撞了车，她便呆然地守在这里，她不能没有飞儿，她的飞儿不能有一点点的差池。

“对不起，单太太！”王特护这个向仁医院最有名望的女护士边挂药水边道，“病人虽然已度过危险期，可是由于脑部震荡太烈，些许之时还不会醒来，我看单太太还是……”

“不、不！我要看着飞儿醒来。”

“姨妈，几日以来，您都这样痴望着，怎受得了？我让老张开车把您送回去，小飞哥一醒来我便告诉您。”允轩牵着陈美奇的手轻轻地劝慰着。

“是啊，单太太，我不会迟一秒钟通知您的，何况……”她为难地望了望，“您日夜守在这里是影响病人休息的，我是他的特别护士，我有义务让病人休息好，所以你们都要离开这里，包括单小姐，因为病人是不宜总被探视的！”

“不、不，我不要离开这里！”允轩心痛地跑向霁飞，“小飞哥，你怎么了吗？好端端的开那辆车做什么！你明明知道我会痛坏的，可你还这么心狠不醒来。”她紧紧地把脸贴向他的面颊，泪水却早已落向他的额头。

王特护望了望：“单太太，你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。”

“这……”陈美奇犹豫了一下，但还是站起身，她不能影响她的飞儿休息，虽然她有万般不舍。她走向王特护，依然有些不放心的道：“王小姐，我是不是应该向其他医院再要来几位特别护士？”

“单太太，我想，我一个人能应付得来。”

“那好，”陈美奇打开皮包拿出一叠钱放在桌上，“王小姐您费心了，只要照顾好少爷！”